



卡 瑪 拉 著

聖拉薩的丁香

法國 比埃爾·卡瑪拉著

聖 拉 薩 的 丁 香

趙 少 侯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聖拉薩的丁香

著者 卡 瑪 拉
譯者 趙 少 侯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17) 本書字數138000 印刷00001—15000

31''×43'' 1/32 印張7⁹/₈ 定價6,900元

Pierre Gamarra
LES LILAS DE SAINT-LAZARE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1.

譯者前記

本書作者卡瑪拉是法國當代卓越的進步作家之一。一九一九年生於法國南部都魯士城，原在本地充小學教師，一九四四年法國解放後轉業新聞，開始寫作。現任法國進步的文學雜誌歐羅巴編輯部秘書。著作除散見各雜誌報章的文學批評和雜文外，已編印成書的有詩集兩種：詛咒，亞拉斯古堡之歌；小說六種：吃黑麵包的孩子們，火屋，午夜的雄雞，婦人與大江，聖拉薩的丁香以及羅沙里·勃魯斯。

原作曾於一九五三年在人道報連載。法國共產黨中央認為這部小說與阿拉貢的共產黨人、斯梯的第一次衝突、瓦揚的弗斯特上校服罪了等書有同樣的教育意義，有助於法國人民恢復自由獨立與保衛和平的偉大事業。

書裏沒有驚心動魄的故事，也沒有什麼神勇英雄或兇狠醜惡的人物。本書的特點乃是通過巴黎的一般勞動人民——店員、女看門的、縫鞋女工、小學教員、修理腳踏車爲業的共產黨員——通過他們日常的見聞、日常的生活反映出法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若干次巴黎人民反對艾森豪威爾來法的示威和罷工運動。更主要的是從一些小市民、家庭主婦

的思想轉變中，讓讀者體會到民主的進步的力量每日在增長，徘徊十字路口不問政治的舊人生觀每日在削弱，從消極處世轉到積極鬥爭的男女老少每天在增多，並且大多數人民都已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強大力量，正如本書結尾所說：她們（巴黎兩個老婦人）知道她們的手可以制止風暴，可以讓丁香開花，她們知道人類的愛比「夜」更有力量。

毫無疑義，這是一部對法國人民爭取獨立自主的神聖事業充滿了信心的有力的作品。

一九五四年九月

¥ 6,900

第一章

這是巴黎的呼吸。從這條漆黑的小巷深處，我們聽得見巴黎在呼吸，在喘息。遠處，有成千的人心同時隱隱約約地在跳動，把一種叫不上名的血液排出來，吸回去，吸回去又排出來，排到一些無限深長的血管裏面。這是這座大城市夜間的呼吸、噓氣和那嘶啞而又溫柔的隱雷般的喘息。在這條巷裏什麼也看不見。到處是陰暗的牆、砌得嚴絲合縫的大石塊、緊閉着的窗戶、看不見門的房屋。可是巴黎的聲音却來到了此地。它在房頂上奔馳，跳過了屋簷，流到了房子的前面，順着大街兩旁的便道爬着前進。在這條巷的每一個路口可以聽見巴黎發出的各種聲響：離奇的展翅聲、刮鱗聲、警笛聲、提琴聲、訴怨聲和叱罵聲，同時還有快樂的歡呼和苦痛的悲鳴，這些苦痛是隱蔽的，和那些房屋的千百個黑暗角落一樣隱蔽。

在那裏蜷伏的，在風中喘息的，簡直可以說，不只是一個，而是十個、一百個怪物或神獸，牠們是被黑夜擲到這大地上來的，鼻尖挨着地，在那裏哀號着尋找睡眠。

我們現在不妨來想像一下這座城市的情況，想像一下馬路上的人流和縱橫交錯的街

巷。我們便會看見一張地下鐵道分佈圖上蜿蜒着的塞納河。這兒是星、巴士底、邦特翁；●那邊是有恬靜的住宅、有渡口、有帆船的市區，白色的聖日內菲佛影像就在那裏注視着侵略者。●巴黎在法國地圖上只是一個小藍點。比利牛斯●的小學生們正在翻閱他們的歷史課本。他們看到的是魯戴司●連同當地高盧●式茅棚和那些鐵匠、麵包師的住房，巴黎人吃的白麵包就是這些麵包師在這裏烘製的。小學生們注視着巴黎鐵塔和殘廢軍人養老院的圓屋頂。他們的教師告訴他們，巴士底廣場上砌着的那一圈黃色石塊標誌着當年巴士底監獄的原址，暴政的象徵。比利牛斯的小學生們於是聽見了巴黎的人民揮舞着長矛和火炬發出的喧囂。

河水在那些橋下懶洋洋地流着，亨利第四●眼望着西下的夕陽。金銀交織成的光輝和紫光閃閃的銀蛇在聖母院大教堂玫瑰花紋的玻璃上互相糾纏着。亨利第四銅像下的垂

●星、巴士底、邦特翁，都是巴黎的廣場。

●聖日內菲佛，是古代天主教的修女，被視為巴黎的保護神；侵略者係指侵略歐洲的匈奴族首領阿提拉。

●比利牛斯，是法國西南部與西班牙交界的三個省區。

●巴黎的古名，現為塞納河中的一島。

●古代居住法國的民族。

●指新橋上的亨利第四銅像。

柳傾斜着身子，用它們那細長柔枝低聲密語地摩撫着水面。魯佛爾的壁龕裏，大元帥們的黑色塑像上的肩章閃着白光。漫遊的巴黎之夜四處徘徊，從巴士底的街石上踱到魯佛爾那些小鐵柵門前，把多少世紀，把各種的形象，把四輪馬車、公共汽車、假髮、鴨舌便帽都攪成一團。

同時，在卡魯塞爾周圍的沉默氣氛中也發生了一些故事。

一叢一叢的山艾和天竹葵剛剛發藍。牌樓上的那些馬向着斜陽揚着蹄子；指揮這些馬的和平神伸着一隻勝利的臂膀指着渺茫的天空。風在石柱間奔馳。一個近視眼老人從渡口回來。他已翻閱過那些木箱裏的舊書。他穿過魯佛爾宮的大院子，足音在靜悄悄的院裏消失了。一對一對的情侶都隱蔽在黑夜張開的幃幕裏。不久之後，沉寂瀰滿了大地，帶走了那些情侶和老人。

① 巴黎的古物陳列館，原為故宮。

② 卡魯塞爾廣場的牌樓頂上有四匹馬的影像。

③ 指星廣場的牌樓（通稱凱旋門）上和平神的浮彫。

④ 沿塞納河的幾個渡口是舊書攤酒集之所，書都擺在木箱裏，任人選擇。

於是巴黎的深邃的氣息又鑽了出來。幾百萬窗口的光亮跟羣星一般升在半天空裏，幾百萬面孔消逝在地下鐵道的洞口。公共汽車在顛簸，活像許多發光的甲蟲。人羣擁擠在地面埋着銅釘的道口，忽而前進，忽而後退，最後才真個前進，可是依然混雜在一起，有如一盤手指頭永遠劃分不開的蜂蜜。這就是人羣，巴黎的人羣，巴黎人羣的語聲和腳步聲。這個人帶走了他的痛苦，那個人帶走了他的快樂，他們有的走向那些窗口像霧天明星一樣閃着光的大樓，有的走向展在市外的那幾條大街，有的奔向鄰接樹林和田野邊緣的四郊——那些榮畦密佈、窩棚羅列的狹長的四郊，有的奔向瀰滿了黑影和沉靜的大路。每一個人不是拖帶着他的苦難，就是背負着他的希望……

可是你聽，他們大家的聲音，成千成萬人的聲音像脫粒機射出來的麥粒一般，像海裏的水珠一般滙聚在一起了。

巴黎的聲音，大都市的喘息聲，你聽見了嗎？風把它吹送到海面上，平原像接受播種一般歡迎它，高山也在期待着它。

● 指釘在馬路上阻擋車馬前進，以便行人通過的那種銅釘。

星廣場的牌樓底下，有許多反射燈交織着它們的光芒，散碎的一團一團的濃霧在光的照耀下，時而凝聚，時而分散。在香榭李樹林蔭路的路口上，有黑呼呼一片警察卡車和汽車排在一段空地的邊上。從瑪爾索林蔭路方面傳來一陣亂哄哄的人聲，從瓦格拉姆林蔭路方面又傳來另一種嘈雜的聲響。越來越響亮的騷亂聲包圍了星廣場。牌樓的上部已消失在黑夜裏。下邊有一個反射燈顫巍巍地照耀着，一團亮光摩撫着魯特的影像。

歐節納遠遠地好像看見「勝利」張着嘴。但銅像忽然淹沒在黑暗裏，反射燈已經移開。一長列發亮的鋼盔從黑暗中鑽了出來，跟着冒出了一股不戴帽子的人頭、帽子和舊舊帽所匯成的激流。亮光閃閃的鋼盔增多了，好像黏在一起。攝影人的鎂粉的亮光把人們的眼光引到了最混亂的人羣裏。

在亮光第二次照耀之下，站在歐節納兩旁的人都看見了星廣場前面空地上擠滿了指手畫脚的稠密人羣，那些鋼盔正向着人羣進攻。跟着行列就散開了。好幾千隻腳擦着柏油路和沙土喇喇作響。

● 魯特，是法國名雕塑家，此處指星的牌樓上他所作的浮彫：「啓程」。

● 指路易十四騎馬的銅像。

● 法國男女都可以戴的一種無遮陽的便帽。

一隊服裝怪異的騎機器腳踏車的人發着隆隆的聲響向牌樓奔了過來。一些卡車也動起來。警笛聲越來越多。瓦格拉姆林蔭路方面若斷若續地響起沉悶的馬賽曲的歌聲。另外一種十分模糊的歌聲隔着重霧和光亮從蒲勞涅●方面一陣一陣地吹送過來。

在星廣場的牌樓下面，又黑又亮好像甲蟲一般戴着鋼盔的隊伍，四面八方地亂跑，也不知在搜索什麼東西。他們忽而向空的地方撲去，忽而向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歌聲撲去。那些歌聲彷彿來自空地，來自街石，來自澤泥。

歐節納正在欣賞那些反射燈和鋼盔上的閃光。忽然在他四周便道上起了一片狂奔的脚步聲。他面前只剩了一片無人的空地，緊跟着許多鋼盔和帶風帽的雨衣又從黑暗中鑽了出來。密密層層的一隊人兇猛地向這孤立的人奔過來了。

他，馬上向後轉。但恐懼麻痺了他的頭腦。他不能指揮他的兩條腿了。兩腿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他心裏這樣想：「他們來了，向着我奔來了，我快挨上他們的木棍了。」活像是從一座快要停擺的時鐘發出的滴滴嗒嗒的聲音：「我——快——挨——木——棍——了……」他的腿茫無目的地往前邁着，把他送到馬路上。可是就在那個地方，從香榭李榭開過

● 蒲勞涅，是巴黎近郊供人遊逛的園林。

來的卡車剛剛排成行列。卡車的門不聲不響地開了。說不聲不響，那不過是他個人的一種感覺，是歐節納的耳朵眼塞滿棉花了。卡車吐出了新的成羣的黑漆甲蟲和亮光閃閃的鋼盔。防毒面具在許多人漆黑的胸前搖擺着。這一次，歐節納的思想仍舊活動的很慢，慢得叫人着急。他的思想這樣告訴他：「面具，催淚彈，毒瓦斯，手榴彈，短槍，逃走……」

兩條腿彷彿已不是他的，現在邁得非常迅速了。他已在潮濕的砂土上跑了起來。有一隊參加遊行的人在他前面邁着小步急急地奔跑。他看見許多腳抬起來落下去，落下去又拾起來。他追不上那隊人，並且越來越落後。在他身後另有一種奔馳的聲音，來得比較急促，並且雜有鋼鐵的響聲。那是保安隊。

又是麻痺了的思想滴滴嗒嗒地在說：「我落在最後了，我會被捕，我會被捕……」

那是一段漫長的時間，極長的時間。他這樣跑好像已經跑了好幾小時，跑了好幾天。他覺得自己嘴角上有一塊乾的唾沫。那條大林蔭路的燈光從羊羣一樣的人海上面一直照到廣場上。各種霓虹燈，縱的，橫的，綠的，紫的，紅的，都發着光。

突然人羣躲向一邊，像迎風擲出的一把砂土一樣消失了。有一個尖嗓子的婦人喊道：「警察來了！警察來了！」歐節納回過頭來一看，一排黑色帽子在便道上已擋着去

路。他用肩膀猛力地向一個人撞過去，自己差點兒沒倒下。有一隻手搭在了他的身上，想趁勢把他抓住。他趕緊掙脫，狂奔到一條黑暗的小巷，先向左走，後又向右。黑暗中，一隊一隊的人，三三兩兩的人，正在滙合攏來。

馬賽曲又在他背後響起來。在這段街的各轉角上奔流着零落的歌聲。歐節納不自主地一面聽着歌聲，一面逐段地找出了曲調的詞句：「殘害我們的暴政，殘害我們的暴政。染血的旗幟已經舉起。染血的旗幟……」

一個人也沒有了。這是一條小巷。歐節納終於止步不走了，巷底一家售煙店的紅燈高高地照着十字路口。一塊一塊血紅的亮光零散地射在潮濕的便道上，射在軟滑的馬路當中。巷的其他部分都在黑影裏。整齊石塊砌成的房子包圍着這團黑影，黑影裏任何東西都靜止不動。沒有一隻貓，沒有任何人。任什麼都沒有，只有黑暗。甚至連黑暗都沒有，因為在這些房子的正面高處還有亮着的窗口，它們朝向天空，顯示這裏還存在着一種神秘的生活，這裏還有退縮在溫暖中的一家住戶。

下面的窗戶都關閉着，大門前拉下了護門板。這裏除了十字路口的煙店外更沒有任何其他店鋪。大家都是忐忑不安。說實話，在平常的日子裏，這塊地方也會有這種情況

的。這是機關匯聚的市區。下午七點以後，職員們散了班，一切都埋沒在沉寂之中了。不過有時候還是有人或汽車要打這裏經過。

這天晚上，却並沒有一個人。只有潮濕的高牆、閉着的門洞，還有便是巷底煙店的那個雪茄煙形的紅燈，在黑影中古怪地懸着。

在這所煙店裏也一個人都沒有嗎？大概那是一家售煙店帶酒吧間吧？櫃台旁邊，或者放煙捲的玻璃小櫃後面，一定會還有人的。要不然，他們早就扣上了門，放下了窗板，熄掉了那紅燈了。

歐節納躲到一個門洞裏面去點一支煙捲。總有一個多鐘頭他沒想到抽煙了。右手伸進雨衣的口袋裏，自然而然地摸到了那包煙，手指頭剔着煙包封口的塗膠紙。他一直沒工夫想到抽煙，只顧得腳疼腿疼了。背上的汗也開始發起冷來。

現在的情形真叫人以為是來到了那些天一黑就一切都入睡鄉的外省城市裏了。這個城現在是一個睡着了的城市，要不就是一個被人遺棄的城。對這一點，歐節納已想過好幾次。在他的想像中，此地的人們都已絕跡，生命已離開了這裏。這兒剩下的只是房屋、石頭、磚、木、鐵；總而言之，只是一些沒有思想的東西，所謂表皮和外殼了。絕對沒有人了，任何人都不在了。這本是難以想像的事。你不妨推開一家雜貨店的門，你看到

的是一架磅秤，上面放着一角黃油。可是沒有任何人來稱它，沒有任何人來買它，來吃它。街上沒有人，房子裏沒有人，店舖裏沒有人。歐節納好像是在一座死城裏走路。一切都可能歸屬於他；店舖裏面吃的穿的，錢櫃抽屜裏的一捆一捆的鈔票。但這又該怎麼樣呢？這真是作夢了。整個世界歸屬於一個人？

那支煙快抽到頭了。歐節納一直是大口地狂吸着。他始終沒有離開那個門洞。巷對面矗立着一座正面都放下了窗板的龐大的房子。隱隱約約看到天空射下來的一縷微光照着屋頂的邊緣。

這條小巷叫什麼呢？一個天文學家的名姓吧。沒有看見街名牌。他記得在戰前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曾和外省來的親戚們從這條巷裏走過。

他想像到這些房子正面窗戶的後頭是整排的公寓式住宅，裏面有人坐在靠背椅中，在紗罩遮着的燈光下喁喁低語。他們在傾聽星廣場的人聲。

他慢步向那煙店走去。沉悶的人聲彎彎曲曲地從香榭李榭傳來。紅燈的亮光漸漸靠近身邊。歐節納來到門前。原來是一個十分狹小的酒吧間。一個灰白頭髮的婦人在櫃台邊坐着。她是獨自一個人，彷彿已經睡着。

『我真是瘋了，』他心想。這條沒有住戶的小巷像是中了魔術一樣。煙店裏的婦人低